



à Madame de Duvilla
dessiné par Duvilla
son illustre frère
par Duvilla 1869



目次

譯者之言	一
------	---

從妹貝德	一五
------	----

巴爾札克素描(David D'Angers 作)	卷首
--------------------------	----

譯
者
之
言

原书空白页

譯者之言

如果有人問，在全部的人間喜劇中，哪一篇是你最喜歡，哪一篇是最足以代表巴爾札克的話，那我可以毫不躊躇地回答說，是從妹貝德。從妹貝德裏邊，是充分地表露着巴爾札克的一切的特徵的；他的種種的長處和他的種種缺點。在從妹貝德裏邊，巴爾札克把他的作品構成的三段構成法已發展到極巧妙的地步，而同時，更雜着很多的冗長累贅的說教式的議論的，也正是從妹貝德。在從妹貝德裏邊，充分地表露着巴爾札克的創作實踐上的完成，而同時，充分地表露着巴爾札克的文藝創作的理論的，也正是從妹貝德。從那部偉大的人間喜劇中，想擇取出哪一篇作為全部中的代表的話，實在說，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然而，如果必須硬擇取一篇的話，那就該是從妹貝德了。

從妹貝德和從兄蓬斯是構成窮親戚的兩篇緒話，前者的發表期，是一八四六年，後者，則是一八四七年。如果說歐真尼·葛郎代和勾利尤老頭子，是巴爾札克的前期的代表傑作的話，從妹貝德和從兄蓬斯，則算是他

的後期的代表的傑作了。從妹貝德和從兄蓬斯，是屬於「巴黎生活的場景」的；那是七月王政時代的巴黎生活的最生動的描寫。

巴爾札克的人間喜劇，是有歷史以上的真實。人間喜劇，是十九世紀上半的法蘭西的忠實的歷史。下列歐洲寇志和黑暗事件，使我們看見帝政時代的情景，凱撒·比羅圖和獨身者的家事使我們看見了王政復古期的形象，而生躍地把七月王政時代的生活提示到我們的眼前的，則是從妹貝德。在從妹貝德裏邊，是貫徹着七月王政時代的所有的生命的氣息。新的公民王國的氣息，代替了舊的王政復古期的精神。德鎮克和西精神的生長，議會制度的開展，無產階級的興起，空想的社會主義的發達，一切，是在從妹貝德裏邊作出了牠的反映來。如果把從妹貝德和凱撒·比羅圖作上一番對照比較的話，我們可以很清楚地追尋出從王政復古期初年到一八四〇年的法蘭西布爾喬亞的發展變遷的歷史的踪跡來。凱撒·比羅圖的主人公化裝香料商人凱撒·比羅圖，他的野心，是只限於他的自己的職業範圍之內，雖然他在營商致富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可是在社會的顯官的前邊，是要低頭的，而在從妹貝德裏邊出現的，那位曾經在比羅圖的舊豪女商店里作首席店員的瑟爾斯丹·克勒維爾，雖然作了他的舊主人的后繼者，可是同他的舊日的主人是迥然不同，他沒有可以使他去低頭的顯官，他懷抱着極大的自負，以為要以國會議員的名義去參加國家的權機，是易如反掌的。這兩極不同的布爾喬亞的代表者——商業的布爾喬亞比羅圖和金融的布爾喬亞克勒維爾——的對比，正是

說明了歷史變遷中的兩個時代的交替了。從妹貝德也就正是這一種變遷中所產生的一段插話。

從妹貝德同牠的姊妹篇從兄蓬斯一樣，是一篇家族崩潰的悲劇。新的社會制度一天一天地發展，舊的社會制度的殘骸一天一天地趨於毀滅，這一種現象在七月王政的時代，是越法顯明地被暴露出來。金融資本的兇猛的發展，布爾喬亞的勢力的強烈的膨脹於是，階級的分化，越加顯著起來。這一種情形，因之，在同一血統同一姓氏的人們之間，產生出社會地位的不平等的悲劇來。由從妹貝德和從兄蓬斯所構成的窮親戚，就是這一種的悲劇的描寫。窮的人，從富的親戚，會倒到什麼樣的楣或者是，富的人，從窮的親戚，會遭到什麼樣的殃，則就是窮親戚的主題了。從妹貝德和從兄蓬斯，雖然是成爲姊妹篇，具有着窮親戚那個綜合的題名，可是在事件的線索上和主要的人物上，兩者是什麼樣的關係的。牠們所處理的，只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在窮親戚的厭辭裏邊，巴爾扎克很顯明地述說出來，那兩篇素描，是一件同一的事實的兩個永久的面相，人間是二重的事情也是二重的，一切是二重的，連德性也是二重的。這種社會地位的不平等的悲劇的兩面，在窮親戚裏邊，得到了很好的表現，從兄蓬斯，受到有錢的親戚的殘酷的虐待，然而，永遠地，緘默忍受，懷着一棵以善報惡的寬容的心，而從妹貝德，相反地，因爲自尊心受了損傷，就懷起了險狠的復仇的意念，把親戚的家庭破壞得亂七八糟；現象雖是兩樣，然而，是屬於同一的事實，是同一事實的兩面了。

從妹貝德，是家族崩潰的悲劇，因爲，在新興勢力的壓迫之下，家族的連帶性，底於瓦解了。小說的主人公

斯貝德（簡稱從妹貝德）是一個農民家庭出生的，貧困的，頑強的，性情古怪的，嫉妬心強烈的老處女，是愚妻男爵夫人阿德琳的伯父的女兒。里斯貝德是醜陋的，而阿德琳是美麗的，里斯貝德成了老處女，而阿德琳則作了男爵夫人。這一種身分的不平等，使從妹貝德永遠地懷着憎恨。里斯貝德，非常嫉妬地，愛着一位波蘭的亡命者，作影射家的斯坦博克，而男爵夫人的女兒歐爾丹斯則給她奪了過去。這樣一來，里斯貝德的復仇的總攻擊，就開始了。她攪亂了那對青年夫婦的家庭，她利用着愚妻男爵的淫蕩無行，使她的姊姊的家裏很快地墜入了破產和不名譽的泥沼中，而使她的姊姊因憂愁而致了死命。爲帝政時代的貴族和軍人的愚妻男爵的家門，由於從妹貝德的復仇的活動，就很快地達到了毀滅的境地了。從妹貝德，就是這樣的一齣由於社會地位的不平等所生的家庭破滅的悲劇。然而，促成這段悲劇的迅速的完成的，雖是從妹貝德，可是，造成愚妻的沒落的根本的原因，則是當時的社會變遷。在新的百萬富豪的前邊，在新的金融布爾喬亞的前邊，帝政時代的軍人貴族，是必然地要被淘汰的了。這是一種客觀的必然。因之，愚妻家的前途，不是在另一種形式去復興，就要是永遠的沒滅。由家族本位轉到個人本位，所以，代着愚妻男爵而興起的，則是新時代——一八三〇年的革命——所產生出來的新青年，男爵的兒子愚妻少爺了。

在這一齣家庭沒滅的悲劇裏，巴爾札克使各種怪物樣的人物，都登上了舞臺，在從妹貝德裏邊，令人感到，那些怪物，在舞臺上，縱橫無盡地，在作格鬥。那些怪物樣的人物，每人都具有着一種偏狂，——譬如說，對於克勒

離爾，那就是虛榮，對於愚妻，那就是放蕩，對於貝德，那就是嫉妬，——而，每人都是成爲一種「力」。在小說中，也就是各種的力，在那兒格鬥。那些力量，是被情熱在支持着的。放蕩的色鬼愚妻，貞烈的人妻男爵夫人，布爾喬亞的典型的代表克勒維爾，直到骨髓裏都是娼婦的瓦雷利，爲復仇的化身的里斯貝德，這些人物，是像怪物似地站了起來，振着渾身的勇氣，拿出了全副的力量在同敵人肉搏，拚着你死我活地，在作殘酷的決鬥。從妹貝德，就是這種格鬥所生的悲劇。總言之，也就是由於兩種在社會的和精神的構造上都爲不同的集團之間的衝突和決鬥所生的悲劇了。

在從妹貝德裏邊，人物是刻畫得異常地深刻和生躍，故事的結構，是異常地緊張，由於很多的列傳，把故事的種種場面連結起來，使人可以不加反省地，一氣地，把全書貫讀下去，而沈重地陶醉在作品的魔酒一般的芳香裏了。浪漫主義的熱情，同現實主義的描寫，互相地融混在一起，那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是永遠地牽曳着人奔向着陶醉的天地的。

在執筆繙譯之際，譯者永遠地是感到像一個小孩子跟着巨人賽跑一樣，永遠地是感到着那個巨人在牽曳着自己，而自己真是拚死命纔可以趕得上一樣。如果是譯者能達到什一的效果，我也可以感到十分的喜悅了。

原书空白页

窮親戚。

原书空白页

獻給

提阿諾親王唐·密西勒·安吉婁·卡傑談尼●

既不是給羅馬親王，更不是給那為基督教國家供給教皇的卡傑談尼的名門的後裔，而是給一位博學的丹丁的註釋者，我呈獻出來一篇長的故事的這一個斷片。

您使我瞥見到了最偉大的意大利詩人在其上建造了他的詩篇——近代人得以拿着與荷馬的相對立的唯一的詩篇——的那種神祕不可思議的思想結構。直到我聽見了您的講解，神曲對於我像是其意義未曾被人捉摸到，不只是被隨便的人而且是被註釋者們都沒有捉摸到，一個宏大無邊的隱謎。那樣地理解丹丁，是要像丹丁一樣地偉大；然而，所有的那些偉大，對於您，都是智見的了。

一個法蘭西的博學者，若是在一冊獨摩的書卷中發表了在我們觀覽了羅馬之後從事休息的諸夜會裏您拿着使其中的一晚頓生顏色令人迷醉的那一段即席演講，他是會給自己造成一種名譽，獲得一個講座和

一些十字勳章的。您或者知道，我們的大部分教授們，是靠着總意志、英吉利、東方，或北歐在過活着，就如同昆蟲們靠着樹木過活一樣；而如同昆蟲似地，他們成為了那種東西的必要部分，他們從他們的研究題目的價值上借取了自己的價值。然而，意大利還沒有被開拓為公開的講壇呀。我的文學的慎重，人們是永不會考慮到的。剝奪着您，我是滿可以成為一個有徐萊蓋爾③三倍力量的博學的人；然而我要永遠作一個普通的社會醫學的醫生，不治的疾病，的默醫，那就是要給我的指導者呈示出感謝的證明，要把您同大名加在波爾其亞、桑·塞維琳諾、巴雷圖、狄尼格羅、白爾斯歐鳩壽④等名字之列，那些名字，在人間喜劇之中，是要代表着曾經由於那位光怪陸離故事的作者僧正班代裏⑤以同樣的方式，於十六世紀，在給莎士比亞⑥的數篇戲劇作了藍本而有時甚至提供了全部的角色使其依樣畫葫蘆的他那個壯麗的故事集裏，作過了供獻的，那羅意大利和法蘭西之間的不斷的親密的友誼關係。

我呈獻給您的這兩段素描，構成了一件同一的事實的兩個永久的面相。人間是二重的，(Home duplex)，我們的偉大的畢風⑦曾經說過；可是為什麼不可以接下去說：事情是二重的，(Ros duplex)呢？一切是二重的，連德性都是二重的，因此，莫利哀⑧永遠是提示着一切的人間問題的兩面；模仿着莫利哀，狄得樓⑨一天寫作了這不是一段虛構的故事，那或者就是狄得樓的傑作，在裏邊，對比着被情婦所殺害了的一個完善的情人的形像；他提示出來被迦爾丹所犧牲了的拉蕭小姐⑩的形象。我這兩篇小說是無獨有偶的對稱物，如同

是異性別的雙生兒一樣。這是一種文學的玄想，人們是可以對之作一次犧牲的，而尤其是，在人們要在裏邊嘗試着描寫出來給思想當作外衣的那一切的形象的一本作品裏。大部分的人間紛爭，是由來於有知者和無知者同時並存，他們那樣地被構成出來，因之，他們就永遠止於看見事實或者思想的一個唯一的方面；而每人都以為自己所看見的面相，是唯一的真，唯一的善。而且聖經是曾經說過這句預言的話語的：「上帝是要把這個世界交給人爭論的。」我敢說，只是聖經上的這一段話，是都可以使教皇聖廳給您司理南院，而以之隨從了在一八一四由於路易十八的勅令給加上解釋的這句格言。

願您的神智，願在您心中的詩，保護着窮親戚的這兩段插話。

您的誠敬的奉仕者，

得·巴爾札克。

一八四六，八至九月，於巴黎。

原书 空白页